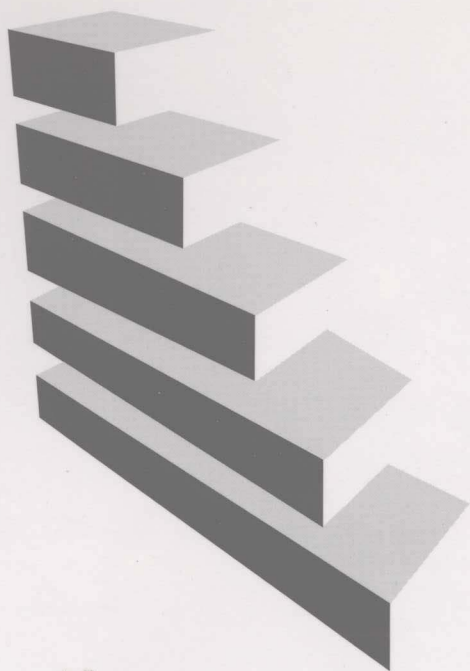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 Non-Reductive Theory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Chen Gang

陈刚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 Non-Reductive Theory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Chen Gang

陈刚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陈刚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ISBN 978-7-5609-4877-5

I. 世… II. 陈… III. 层次(结构主义语法)-研究 IV. 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7624 号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陈刚 著

责任编辑:刘 亭
责任校对:周 娟

封面设计:范翠璇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20 000

版次: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ISBN 978-7-4877-5/H·639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世界层次结构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结构方式。研究世界层次结构对我们了解世界的本质和属性,为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劲的动力。笔者以当代英美哲学中的附生性、突现性研究为问题背景,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立场,对世界层次结构进行了非还原主义的理论建构:在当代科学知识水平上提出了形式实在论,以论证本体论中的整体主义和认识论中的非还原主义;关于心-物关系问题提出了知觉二重论,并试图解决心-物互动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笔者还从层次思维的角度讨论了当代英美哲学中最新的结构实在论和哲学史上休谟问题,最后给出了来自层次的证明。

序 一

欧阳康

世界是分层次的。对于世界层次结构的科学认识早已从我们熟悉的宏观世界扩展到极大的宇观世界到极小的微观世界,而现代科学据说还正在向所谓“胀观世界”和“渺观世界”拓展。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层次问题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现代哲学都有诸多关于世界层次结构的精彩论述。然而在对于世界层次结构的诸多探讨中,却有一个基本的分歧迄今未能澄清,那就是,到底是以还原论还是非还原论的思想来探讨世界的层次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有说明力?

长期以来,还原论的思路似乎更为科学家们所钟爱,他们认为任何特定运动形式都是由更低级、更基本的运动形式所构成的,因此,既可以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也可以在对低级运动形式的分析中说明高级的运动形式。还原论的理论派生出了相应的分析性研究方法,这就是化复杂为简单,化整体为局部,把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分解和分析,在对更简单事物的把握中去理解和说明复杂事物。例如,要研究生命肌体的运动,就有必要、也有可能把肌体分为器官,把器官分为组织,把组织分解为细胞,进一步探讨细胞的分子结构等,直至其原初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于生命的运动的说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产生了世界是否无限可分的哲学讨论。应该说,近代科学借助于还原论的思想与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走向简单性已经成为科学致思的基本走向。牛顿就曾经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是最简

· II ·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单的”。他还认为,真理是在简单性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事物的多样性和纷乱中发现的。普利高津曾经指出,近代经典科学的“假定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作为中心的,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可逆的基本规律所支配”^①。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还原论和简单性的原则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人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分析性的思路在多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合理的和有效的?尤其是当从功能方面来考察事物,尤其是考察高级的、复杂的和有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体不是局部的加和,复杂的事物无法以简单的方式得到有效的说明,高级运动形式不是低级运动形式的简单叠加,而低级运动形式及其规律对于高级运动形式和规律的说明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还原论和简单性原则把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方向引到基元性、客观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可逆性、重复性、平衡性、可量化性、线性、清晰性、实证性、中立性等基本的方面,而人们在生命、精神和社会现象中却时时处处面对组织性、主观性、偶然性、突变性、不可逆性、独特性、非平衡性、不可量化性、非线性、混沌性、模糊性、非中立性等特征,而且它们对于事物的存在和世界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很明显,还原论和简单性目前对许多观察现象和理论问题已经开始显得束手无策。现代科学正在走向复杂性,并在应对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开辟着自己的巨大发展空间,获得了自己的长足发展。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就曾经指出,“阐明复杂性和复杂化概念应当是20世纪科学的任务”。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思路越来越为当代科学所青睐,以挑战还原论为主要任务的非还原论由此而兴起并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重要方面。

对于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也是非

^① 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常关注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还原论在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但基于对世界的辩证理解和对于辩证方法自觉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还原论给予了必要的批评判,预见性地指出了科学和哲学走向复杂性的基本方向。我国学者张华夏教授曾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系统哲学规律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例如,在他看来,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对应于乌杰的差异协同律、拉兹洛的适应性自组织规律、鲍勒在《一般系统思想》中所讲的系统内部张力和极性规律、怀特海有机整体性的摄受和集结规律、希岑斯在《系统哲学》中所讲的互补协同规律,而他则把这些规律称为事物的自组织规律。又如,他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可以对应于乌杰的自组织涌现律、拉兹洛的有序整体规律、鲍勒在《一般系统思想》中所讲的系统每一层次不断出现新规律、怀特海有机整体性的突现规律、希岑斯的整体主义规律,他把这些规律称为事物的结构功能统一律。又比如,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对应于乌杰的层次转化律、拉兹洛的等级层次规律、鲍勒在《一般系统思想》中所讲的系统等级层次规律、怀特海有机整体性的层次结构规律、希岑斯的生命周期规律,他把它们总结为事物的等级层次结构规律。这种类比尽管并不那么严格和准确,但这对于帮助我们从事系统哲学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却也不无帮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做由多种复杂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力图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把握,并强调在人的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把握人、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演进和发展方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带有鲜明的系统性、层次性、过程性、有机性和复杂性思维特征的哲学,高度关注着世界的复杂性问题,从而能够保持与现代科学的密切联系,从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地获得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并能预测到了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科学和哲学背景下,陈刚的《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

· IV ·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理论》立足于当代科学和哲学讨论中的前沿进展,梳理当代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问题线索和主要成就,直接介入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争论,并着重从非还原论的立场探讨与世界的层次结构有关的重要问题,为非还原论提出了本体论论证和认识论论证,还从层次思维和非还原主义的角度讨论哲学中的当代理论问题和重要历史问题以及当代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哲学意义。

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立足于当代英美哲学前沿的研究状况来提出和探讨问题。我一贯主张哲学研究应该以哲学问题为导向,良好的哲学研究应该能够在当代哲学问题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形成自己的问题系统。^① 陈刚在该书中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从附生性和突现性这两个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前沿问题出发,分析提出了关于世界层次结构的问题群,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是世界层次结构中两个最为基本而又最为重要的层次划分,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还关系到认识论、伦理学和法哲学中的许多基本的哲学问题。

其次,立足于整个哲学史和思想史来寻找问题的理论根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资源。厚重的历史意识是哲学探讨的必要前提,为此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变得格外非常重要。好的学问应该是有根的、有传统的、有历史依据甚至是有范式的。陈刚在本书中显然比较重视哲学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区别。科学中的层次理论是属于现代甚至是当代科学的,然而陈刚为其提出的非还原理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却是历史的。如何才能把当代的和历史的更好地结合起

^① 参见欧阳康的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来？陈刚力图使自己对于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实在论的分析既注意做到基本符合历史文献及其本来含义，也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诠释。他在当代科学的层次理论基础之上，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方式，进而提出了一种具有当代特色版本的形式实在论。这既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本身的巨大理论潜力，又为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找到了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可以说是典型的相互为用、相得益彰。

再次，积极开展富于特色的独立性思考与探索。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何在“学”与“思”之间保持平衡是做学问的前提，也是做好学问的关键。看得出来，陈刚正力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张力、把握平衡。一方面，他既研究了当代的哲学问题，比如戴维森和金在权等学者关于附生性和突现性问题的理论，又研究了历史上的哲学理论基础，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理论；另一方面，他大胆思考，敢于创新，在哲学史和当代科学的基础上探讨并提出了形式实在论和知觉二重论。创新需要以良好的学问为基础，同时也许更需要一些胆量或纯真，正如寓言“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当然，“学”与“思”都是没有止境的，希望他能够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再做二十年的学问。博士论文应该是一位学者的学术起点，而非终点。

又次，着力于思维的发散与应用，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和前沿的问题。在探讨提出形式实在论和知觉二重论之后，陈刚进一步首先讨论了国际哲学界目前正在关注的最新的“结构实在论”，比较了形式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之间的异同区别，并从形式实在论、层次思维和唯名论等理论角度探讨并比较了结构实在论各个版本之间的优劣。随后，基于同样的理论视角，他还讨论了哲学史上著名的休谟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来自层次的证明”。当然，这种非还原论的层次思维应该还可以用来讨论更多的哲学问题，而“来自层次的证明”还需要更准确、更严格、更完整的表述。

· VI · 世界层次结构的非还原理论

最后,积极与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展对话。陈刚博士早年师从江天骥先生学习科学哲学,曾去剑桥大学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系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从事博士生课程学习三年有余,曾经作为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结业论文第一名论文奖的获得者受英国皇家哲学所的资助到牛津大学哲学系进修。在我校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目前作为 John Templeton Fellow 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作者熟悉国际学术前沿,他的研究能够立足于最新的学术文献资料,具有与国际顶尖学者开展学术对话的能力。陈刚在附生性、实现性、心物二重论和自由意志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国际多方面的资助,也开始得到国内专家的好评。

陈刚在本书中主要集中研究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问题。当然,世界层次结构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又复杂的问题。陈刚力图从非还原论视角来探讨世界的层次结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独到看法,值得祝贺,但也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深层问题;同时,他的工作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陈刚所理解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主要是自然世界和一般的精神世界,而复杂性问题更多地发生在社会、情感和人性世界,它们具有更加鲜明的非还原性特点,应当成为非还原论问题研究的重点,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和重视。又如,在强调用层次结构的思路与方法看世界的同时,他是否还应该考虑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比如网状结构、树状结构、有机结构等。也就是说,对世界层次结构的探讨还需要更加多维的视野和复杂的方法,不仅关注事实和科学性问题,还要关注价值和合理性问题等。再次,就其研究思路与方法而言,与哲学界的普遍情况相比,陈刚在研究思路虽然已经比较注重经验事实,但是世界层次结构问题本身是一个由科学提出的问题,因此,他在运用现代科学成就来说明自己的哲学理论方面还有待加强。就读者从该书书名所能产生的合理期盼而言,作者也许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如何才能通过更加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充实自己的哲学非还原

论,从而给出一个更加完备和清晰的世界层次结构图景。在这种意义上,陈刚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和出版,也许应当成为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复杂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尽管我自己也曾经关注过复杂性问题,曾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等文章,但客观来说,陈刚的博士学位论文所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我所熟悉的学术范围。作为陈刚的博士生导师,为了不淹没他的可能富于创意的选题,又能确保论文的质量,我曾经向金吾伦教授、鞠实儿教授、郭贵春教授、胡新和教授等征询意见,请他们协助代为把关,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导和支持。在陈刚的博士论文的开题和撰写过程中,哲学系的相关各位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桂起权教授、刘晓力教授、吴彤教授、万小龙教授、韩冬屏教授等参与了论文的评阅和答辩,对陈刚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也提出了很多富于启发意义的意见和建议。虽然直接受益的是陈刚,但我也从中有所收获。借此机会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2008年8月于武汉

序 二

桂起权

陈刚博士关于“世界层次结构”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即将正式面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一成果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

陈刚是武汉大学校友，很自然我对他早年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陈刚是在武大图书情报学院科技情报专业取得学士学位的。更重要的是，他是江天骥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培养的首批弟子之一（1988，硕士），因此终生受着江天骥研究风格的强烈影响。武大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以“江天骥传统”为标志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有了博士点。我个人以为，那个时期是武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最辉煌的年代。还在改革开放初期，江先生对于西方科学哲学诸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原著的熟谙就达到如数家珍的程度，对其前沿动态也就了如指掌。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并开展对外（主要是英美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方面一直得到思想开明、富有远见的领导陶德麟教授（先是作为系领导，后是作为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江先生所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成为那个年代科学哲学论文（包括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一般论文）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文献之一。现在回头看来，这本“绿皮书”所把握的确实仍然是科学哲学诸经典人物的思想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成分，并且在评价上能够尽力做到“客观、准确、

中肯而不失真”，决不为风风雨雨所左右。当时在学界很少有人能够做好这一点。另外，江先生对于西方哲学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也是富有洞察力的，往往具有先见之明。陈刚就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那时，我只是为江先生做些辅助性的事，如为他的研究生讲授《科学思想史》，并且在“博士指导小组”工作。我记得陈刚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劳丹的科学哲学》。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英文学得特别好，在科学哲学的细节上也把握得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我十分关注陈刚的研究课题和博士论文。不过，却未曾想到要为本书作序。因为我的关注有自己特有的视角和片面性，可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未必适合于做全面系统的评价。

陈刚回国以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论文《附生性，因果性，还原性》，他对戴维森、金在权思想的研究。其实，那正是我的切入点。这是因为：①我是“复杂性系统科学学会”的一员，与研究系统辩证法的张华夏教授交往甚密，很早就从华夏先生那里得到英国突现学派的历史资料，并且对 emergence（突现，涌现）和 supervenience（附随性，附生性）的关系，对还原论和整体论之争产生浓厚的兴趣；②戴维森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我的一位博士生正在准备有关“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的博士论文，而张志林教授的两位博士生的研究已经超前一步；③在我所熟悉的科学逻辑学术圈已经触及心灵哲学-心脑关系，浙江大学语言-认知逻辑的团队，关于具身到心智运作的动力学机制的探讨，对我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可以说，国内国际上好几个领域（心灵哲学，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神经科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最终都汇聚到 supervenience 和 emergence 问题上，都和还原主义和非还原主义的争论紧密相关。

二

2008 年 5 月初，我收到陈刚的博士论文初稿的电子版，他请

我提意见。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他的思路与其导师欧阳康教授的思路,如何取得逻辑协调性恐怕是一个问题。陈刚的基本研究风格是分析性的思路,从局部性问题入手,重视细节,重视案例,强调细致的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随后再把一个个局部性问题汇总成整体。然而,欧阳康的研究风格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种宏伟叙事的总体性思路,居高临下,气势磅礴。以前欧阳报告中的“大科学”、“大哲学”的理念,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我真的很担心在“自下而上”的思路与“自上而下”的思路之间是否会相互发生冲突?! 不过,欧阳康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印象中,欧阳康教授应当归入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之列,思想决不教条,决不保守,充满朝气,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我想,欧阳康教授对研究中的不同内容、观点、风格应当都会具有包容性的,过关也许不会有严重的问题。

陈刚让我帮助“提意见、挑毛病”。可是,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我确信陈刚对西方哲学(无论是当代戴维森的分析哲学,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都很精通,在基本哲学观点的把握上,他自己心里有数,完全不用我操心。例如我觉得,开头两章“附生性”和“突现性”写得非常好。首先,“附生性”这一章就很有创见,富有启发力。对戴维森的唯一论的重新诠释,既说明了他的因果互动原则,也不违背物理领域因果性自足定律,对金在权的不恰当批评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陈刚既能正确理解、把握戴维森的思路,又能超越戴维森的观点。由此可以说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接着,“突现性”那一章则是以丰富的英文文献为背景的历史考证。第三、第四章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和心灵哲学,就更有特色。从大家似乎比较熟悉的亚里士多德“形式质科学说”中,提升出一个现代版的“形式本体论”,对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定性的:“他的形式是个别的、在物中的,他的共相是普遍的、在物后的,他是一个唯名论者。”陈刚既从劳埃德那里得到

启发,又不盲从于他。陈刚还通过分析引出自己的论断,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亚里士多德按科学的方式理解“生命原理”,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这也是值得赞赏的。

因此,当时我居然只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思想史”的细节的校正上(我把自己的辅助性功能只定位于“挑小毛病”)。其实,陈刚的科学史功底很不错,他的“科技情报”情结时时都在起作用。虽说我是科学史的教员,但是他对“遗传学史”的熟悉程度却令人吃惊。为了在罗莎琳-富兰克林拍摄到清晰的 DNA 的 X 射线衍射图片时,究竟是采取赞成还是反对“螺旋结构”的立场而苦思冥想,想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实属不易。我十分细心才挑出他有关伽利略自由落体和抛物体的原始思想,在表述上有某些不确切之处。由于我做物理学哲学的课题,尤其是有关杨振宁规范场论的哲学含义的课题,因此对曹天予的结构实在论乃至量子场论的哲学思考都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即使在这里陈刚并不需要我帮任何的忙。陈刚虽然觉得量子物理学难懂,但他机智地回避了难题,并且使得“结构实在论”形象化了。他用遗传学中摩尔根的染色体图谱到 DNA 双螺旋等模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实在是具有结构的,结构是实在的”。他通过对曹天予的和其他多种不同的“结构实在论”细致的对比分析,才肯定了曹天予观点的相对优越性。

我想到,应当提醒他一下,他的层次理论显然应该与西蒙的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有联系。也许还可以提醒他一下,日本粒子物理学家坂田昌一非常赞赏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具有无限的层次结构的的思想等(想要找到有关系统层次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些什么,不会有原则性的困难)。

三

初稿中我恰恰忽视了第六章“知觉二元论”这一部分的特殊重要性,因而没有细看。当时我想,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认知科学革命

的时代,计算机人工智能的时代,在新时代“心智哲学”已经重新成为热点,它所特别强调的是“具身的心智”。认知心理学的上向/下向加工这两种方式的互补性,心智哲学家瓦雷拉的“具身心智”的主观/客观两重性的分析,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绝对意义上的“主客严格二分”那只是笛卡儿、牛顿时代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在我看来,承认“两重性的辩证法”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谁知道,这部分正是后来受到批评最多的部分,“唯心主义嫌疑”最大的部分。然而,对于陈刚来说,也许这正是他最得意的、自认为独创性最强的部分。回头来看,在这里我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必要在新的语境中、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考察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含义,这决不能简单地看做仅仅是老生常谈。

在国内对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耳熟能详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早就指出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这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对存在,或者精神对自然,谁是谁的本原,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二是思维对存在,或者精神对自然,两者的同一性、统一性的问题(假如精神对自然没有任何同一性,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自然?!)。也就是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第一方面关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性、对立性;第二方面关注的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两个方面整合起来就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列宁关于“物质是感觉到的客观实在”的简明定义是微妙的,正好可以恰当地说明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第一方面:强调“客观实在”是为了在第一性、第二性问题上对付唯心主义,如果不加强调,那么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就可以钻空子。第二方面:为什么又要强调“感觉到”一语呢?那是为了对付

不可知论,如果并非“可以感觉到”,那么客观实在岂非成为康德派的“物自体”?

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法拉第曾经是一个报童。有一天,他到一家公馆送报,虽然拉了门铃,却迟迟没人来开门。由于等得不耐烦,就把头伸进(更加确切地说,是硬挤进)铁栅栏的夹缝中去看。此刻,法拉第的头已经在里边而身体却还在外边。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典型的身-心问题:法拉第的“自我”究竟在里边还是外边?究竟是头脑有资格代表自我,还是身体有资格代表自我?接着,法拉第为考虑百思不得其解的身-心问题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开门的人突然来了,他想急忙把头抽回来,结果耳朵、鼻子都刮出了血。然而,多少年来,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身-心问题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

意识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是私密性-主体性的困难:感受特质为意识活动的主体所特有,或者说,它是主体(单个个体)在有意识经历的事件中产生的私密感受,是无法由公共观测来分享的。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既不能做任何科学的检测,又不能做理性分析。由此,分化出两大派:多数人在本体论上主张物理主义一元论;然而,麻烦的是,假若承认“心理事件的独立性”,却有可能把人引向某种“二元论”。

戴维森的方案是:采取“属性二元论”(主张精神属性不同于物理属性等)。同时在本体论上,他仍然是一元论者,主张心物同一说(每一个精神事件=同一个物理事件)。陈刚把戴维森物理主义的非还原论,特别是“两重性”的思考方式作为一个好的出发点,并且尽力把它向前推进。陈刚认为,在讨论心-脑问题的语境中,站在“知觉”的立场上可以清晰地分辨“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物理事件=我们从外在的观点所观察到的外在知觉,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共的;精神事件=我们从内在的观点所感觉到的内在知觉,它本质上是个体隐私的。为了避免“唯心主义嫌疑”的